

戰 慶勝

的《绝对敬语研究》。但是该书与其说是深入地分析研究了汉语的礼貌语现象，倒不如说是对22种语言中的所谓“绝对敬语”¹⁾做了一个概略性的梳理。张浩(2018)所说的汉语“绝对敬语”是指“朕”“登基”“退位”“驾崩”“殿下”“诏书”“懿旨”“銮驾”“禅位”“龙颜”“钦差”“嫔”“妃”“覬”“冕”“敕”“奏”等古汉语中表示特定对象的身份、地位、言行的词或词组，是一种专属性很强的话语方式。不可否认，张浩(2018)的论述对研究汉语史及一些特定语词的功能演化有所补益，但是在当今的现实语言生活中，我们一般只能在书籍或影视作品中觅得“绝对敬语”的使用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讲，张浩(2018)的研究对规范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交际活动作用不大，特别是对跨文化交际及第二语言习得等没有教学方面的指导意义。

除了张浩(2018)的研究以外，洪成玉(2010)把汉语礼貌语分成“谦词”“敬词”“婉词”三种，并依次进行了归位整理。但是洪成玉(2010)没有从语义学或句法学的角度对“谦词”“敬词”“婉词”的实质内涵作科学的界定。由于缺乏基于理论框架的甄别分类，洪成玉(2010)把“惠顾”“惠临”“幸蒙”“承蒙”“敬贺”“拜迎”“恭请”“奉告”“拜求”等统统地认定为“敬词”，这就使其分类不具有实质的可操作性，因为从行为主体的角度来看，上述词中所含有的敬意，彼此之间是有区别的，所要完成的命题也不尽相同。“惠顾”“惠临”具有抬升行为主体的语义功能，而“幸蒙”“承蒙”“敬贺”“拜迎”“恭请”“奉告”“拜求”等则具有贬低行为主体的语义功能，就传递敬意的方式而言，两者之间存有巨大的差异，应该分属不同的话语方式。由于洪成玉(2010)没有从系统的层面和系统结构的角度看待问题，没有从行为主体，也就是行为是由谁发出的、具体的当事人是谁，话语方式应该如何展开等的角度来甄别礼貌语的下属分类，所以其研究未能准确地展示出汉语礼貌语的系统性，对第二语言习得的指导意义也不大。

另外，洪成玉(2010)的分类方式还涵盖不了诸如相对于“瞎子”“聋子”的“失明”“失聪”，相对于“拍马屁”的“巴结”“奉承”，相对于“拉稀”的“腹泻”以及“不敢当”“斗胆地……”“小小的心意”“一点薄礼”“不成敬意”“过奖了”“过誉了”“哪里哪里”等语言现象。“敬”和“谦”表示的是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对立的语义内涵，通过语义内涵的对比可以看出，上述短语既不单纯地表示“敬”，也不单纯地表示“谦”，更不单纯地表示“委婉”，因为“委婉”追求的是不生硬、不露骨，而上述短语所追求的话语效应是展示说话人的矜持低调或展示说话人自身的素养或品行。一般意义上的委婉含蓄、矜持低调、展示说话人素养或品行等虽然具有关联性，但是并不属于完全相同的话语方式。

洪成玉(2010)的分类方式虽然未能准确地勾勒出汉语礼貌语的系统性，但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传统上，“谦词”“敬词”“婉词”也可称作“谦辞”“敬辞”“婉辞”，两者的实质内涵大同小异。如果依照洪成玉(2010)的分类标准把“赐教”“光临”“高见”“笑纳”“用茶”等定位为敬词的话，“久仰”“冒昧”“失敬”“失陪”“拜读”“恭候”等则可以看作是谦词，而“卫生间”“化妆间”“内急”“同房”“房事”“远行”“走了”“百年以后”“身后”“有喜了”等则可以看作是婉词。由于“失明”“失聪”“巴结”“奉承”“腹泻”以及“不敢当”“斗胆地……”“小小的心意”“一点薄礼”“不成敬意”“过奖了”“过誉了”“哪里哪里”等既不属于洪成玉(2010)所说的“谦词”“敬词”，也不属于洪成玉(2010)所说的“婉词”，所以对其定位需要建立新的理论框架，以便另行处理。

还有一种现象不容忽视，有些礼貌语词可以含有双向的语义，也就是在满足一定的句法条件以后，不仅有时可以用来表示“礼遇对方”的情态，有时还可以表示“礼让对方”的情态。比如，同样是一

个“下”字，既可以用在说话人表示谦逊退让时，也可以用在说话人表示尊敬推崇时。“下”在构成定中关系时表示谦逊退让或自贬，如古汉语中的“下官”“下怀”等；构成状中关系时表示尊敬与推崇，如“不耻下问”“虚怀下问”中的“下问”，此种结构中的“下”表示对方处在上位，可做“向下~”解。但是，“下问”中的“下”做动词解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做动词解时，“下”的词义相当于“垂”，也表示对方处于上位，表示由上“向下~”的语义。除此以外，“老大爷”“您老请坐”等结构中的“老”表示说话人对当事人的尊敬推崇，而“老朽”“我豁出去了，老脸不要了。”中的“老”表示说话人自身的谦逊退让。这种界限模糊的礼貌语词单纯地用既往研究的“谦词”“敬词”“婉词”或“谦辞”“敬辞”“婉辞”的理论框架是难以解释清楚的。

逻辑学上讲的属概念（上位概念）和种概念（下位概念）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概念，而是随着条件变化而变化的相对的思维形式。如果把礼貌行为看做是属概念（上位概念）的话，“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等相对于“礼貌行为”应该是种概念（下位概念）。但是作为“礼貌行为”种概念（下位概念）的“展示修养”还可以具体地细分为“委婉含蓄”“文雅别致”“矜持低调”等种概念（下位概念），也就是说，相对于“委婉含蓄”“文雅别致”“矜持低调”而言，“展示修养”应该是属概念，也就是“上位概念”。从情态的角度来看，不管是“礼遇对方”还是“礼让对方”乃至“展示修养”，其实质都是说话人根据自己和交际对象之间的名位关系、亲疏关系以及说话人对自身所处地位的认识或判断向对方展示敬意，以期实现交际和谐顺畅的一种话语方式。

另外，蹇照芹（2008：7-11）从亲属称谓、社交称谓、官场职场称谓的角度探讨了汉语礼貌语的梗概，但是由于该研究对学术前沿把握得不够清晰，且缺乏客观例句的支撑，所以显得论据不足，缺乏深度，没有说服力，充其量只达到了就事论事的程度，谈不上是讨论或研究礼貌语问题的学术论文。曾小燕（2013：118-122）把汉语的礼貌语笼统地分成“敬辞”“谦辞”两种，但是为什么只分成两种？“敬辞”“谦辞”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具体包括什么内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交代。该研究对文献资料调查不够细致，缺乏观察问题的新视角，既没有展示其立论的根据，也没有通过具体的事实分析来证明其划分的科学性和其判断的真实性。上述既往研究均没有涉及到汉语礼貌语的体系问题。

参照名位关系、具体情境、话语行为等因素对话语功能进行分类的研究，通常属于社会语言学的范畴。礼貌语所展现的是一种传递敬意的行为，传递敬意通常要依托礼貌语词。前面我们讲过，话语交际过程中的“怎么说”里蕴含着说话人对客观现象所持的态度，这其中也包括说话人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和态度。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表示礼貌的话语形式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语义范畴，而表示尊敬的语词、表示谦虚的语词、表示婉转含蓄、文雅别致、矜持低调的语词则只是礼貌语这一语义范畴内的具体内容之一。作为礼貌行为种概念的尊敬、谦虚、婉转含蓄、文雅别致、矜持低调等在具体的语言交际过程中一般体现为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向对方展示自己的修养、品行等。

任何以语音为物质外壳的话语交际行为都离不开词汇以及句法的支撑和约束，在话语表述和对话语认知的层面上，礼貌语的成立不仅要依据名位关系、亲疏关系和自我评价，还要依据句法关系和语义认知。在日常的语言生活中，“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等可以看作是言者（在以下的论述中本文把说话给对方听的人称为“言者”）在与闻者（在以下的论述中本文把听对方说话的人称为“闻者”）的互动过程中基于具体的名位关系、亲疏关系和具体情景的一种态度，是上述心理活动通过语音（书面语为文字）、词汇、句法而展现出的符号系统。三者之间具有关联性和整体性，追求的交际的目的相同，只是话语表述方式各异罢了。也就是说，不管是“礼遇对方”还是“礼让对方”

或“展示修养”，都是为了保障语言交际过程中讲礼数、尽礼数，从而增强话语可接受性的一种手段，它们相辅相成，是为了实现语言交际和睦顺畅的三种不同的话语方式。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汉语礼貌语的既往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由于对礼貌语的系统性没有清晰的认识，所以导致既往研究莫衷一是、空白点很多，缺乏广度和精确度，更缺乏对其实质内涵的准确把握。针对这一现状，本文把汉语礼貌语看作是“与礼貌行为对等的属概念”，基于这一大前提，把现代汉语中通过抬升当事人并依此向对方展示敬意的话语行为看做是“礼遇对方”的话语方式；把通过贬低当事人并依此向对方展示敬意的话语行为看做是“礼让对方”的话语方式；把言者宣誓自己品行端正的语词看做是“展示修养”的话语方式。“展示修养”还可以细分出委婉含蓄、文雅别致、矜持低调等更加具体的实质内涵。根据这一理论框架，可以把诸如“内急”“房事”“有喜了”等看做是表示委婉的话语方式，把诸如“失明”“失聪”“智障”等看做是表示文雅的话语方式，把诸如“不敢当”“过奖了”“不成敬意”等看做是表示矜持低调的话语方式。另外，鉴于现代汉语中“辞”的概念已经被“语句”“词”所取代，所以本文不用“敬辞”“谦辞”“婉辞”作术语，而用“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来表示和“敬辞”“谦辞”“婉辞”相似的实质内涵。

3 汉语礼貌语的体系问题

人类具有社会属性，任何人的言行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周围的人发生各种关系，如名位关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工作关系等等。左右话语方式的决定因素是言者的自我意识，这里所说的自我意识是指言者对自身的认识和对周围各种关系的认识，也指对自身存在方式的觉察或评价。采用什么样的话语方式进行交际，很多情况下要受制于交际双方所处的社会地位，所在的社会集团及言者的自律程度等。也就是说，由于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所在的社会集团不同，每个人的自律程度不同因而其话语方式也会不尽相同。欲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就要靠礼貌行为作为依托，就要尽可能地规范各种话语方式。

礼貌行为和礼貌语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礼貌语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仍在规范着汉语母语者的语言交际行为。汉语礼貌语应该是一个体系性很强的语义范畴，是由若干个互相关联的子系统构成的。礼貌语所展示的情态是多样性的，但是目前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的思考，人们对礼貌语这一语义范畴内各个子系统的认识仍然不够清晰。“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等都是为了尽礼数、提高话语可接受性的话语方式，这些话语方式能否成立，除了取决于话语动机、信息传递、理解认知的得体与否以外，自然而然地还要受名位关系、亲疏关系等因素的制约。

语言符号的语义特征是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对话语方式进行分类是语义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构成了汉语礼貌语的实质内涵，研究礼貌语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规范语言交际行为，为了探求增强话语可接受性的最佳途径。相对于所谓的“敬辞”“谦辞”“婉辞”，礼貌语可以看做是一个相对更大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由其构成的是一个完整的表述体系。不管是“礼遇对方”“礼让对方”还是“展示修养”，都是说话人向当事人表达敬意的情感的外露，其依据是说话人对交际双方名位关系、亲疏关系及自身境况的一种自我的内心觉察或评价。从交际形式的角度来看，“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可以看作是三种不同的话语方式，各自所代表的是礼貌语这一语义范畴内的三个不同的子系统。但从表达敬意、尽“礼数”的角度来看，“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等交际形式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辅相成，殊途同归。

顾名思义,语言交际过程中的“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就是指对待别人不失礼法的语言风格形式,三者各自具有特定的功能,但又彼此互相关联协调,组成了具有特殊内涵的有机整体。话语动机是具有指向性的,产生话语动机的内在因素是交际的需要,而名位关系和亲疏关系及言者对自身地位的评价则会成为左右话语方式的外在条件,也就是场景因素等。外在条件和内在需求是相互渗透的关系,具有不可分的统一性。“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由于各自所体现出的礼仪方式不同,所以各自所承担的语义分工也不同,具体如何运用,主要取决于说话人对各种名位关系、亲疏关系及言者对自身境况的判断,受其触动所体现出的表述方式就是对什么人说什么话。

语言交际过程中的“礼遇”行为是指通过抬高当事人的身价或推崇(动机不纯便为吹捧)当事人的言行,以此直接向当事人表示敬意的一种表述方式;“礼让”指的是通过退让、贬低自己或自己亲朋的身价及言行,以此抬升交际对象(动机不纯便为谄媚)的表述方式,是通过一贬一升间接地展示敬意的表述方式。相对于“礼遇对方”“礼让对方”,语言交际过程中的“展示修养”指的是说话人为了宣示自己委婉含蓄的话语风格、品行端正的做人态度、自身的自律程度而使用的话语方式,其内涵中既无抬升也无贬损,而是以展示婉约、高雅、和谐、优美为主的表述方式。本文所倡导的婉转含蓄、文雅别致、矜持低调等大体上可以包罗在“展示修养”这一话语方式的具体内涵中。

引起话语动机的内在因素是交际的需要,促成话语方式形成的外在条件是言者对各种名位关系、亲疏关系及自己所处地位的内心觉察或评价等。也就是说,如果说“礼遇对方”“礼让对方”等话语方式的依据是说话人对交际双方的名位关系、亲疏关系加以判断的结果的话,“展示修养”这一话语方式则是说话人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所在的社会集团,为了展示或维护自己品行端正形象的一种利己行为。

礼貌语研究也要关注事实,探索规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维护和谐的家庭、和谐的社会,建立格调高雅的群体往往离不开委婉温和、言辞雅致的话语交际方式。反过来说,恰到好处的话语方式能够促成和谐,增强话语的可接受性,从而达到和睦美满、愉悦舒畅的交际目的。研究礼貌语,找出其内在的规律,不仅有益于汉语母语者的语言交际活动,对促进第二语言习得也不无裨益。

从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来看,如何把饱含着儒家思想的汉语礼貌语词灵活得体、恰如其分地运用好,即如何在汉语交际过程中恰到好处地运用“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等话语方式又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因为二语学习者对礼貌语的掌握,不仅取决于“说什么”,也取决于“怎么说”。“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虽然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相同,但是属于分工不同、出发点不同的三种表达礼仪的方式,其在话语层面上展示的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不同的话语风格。由于这一缘故,表示“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等表述方式如果运用不当的话,就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有时甚至会南辕北辙。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礼貌语对丰富第二语言教学的内涵及理论、对构建第二语言教学模式亦有帮助。

和礼貌语相关的问题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问题,也是思想史的问题,因为礼貌语是动态的,礼貌语词的变化可以反映出时代变迁的特征。唐孔颖达在其《春秋左传正义》中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孔颖达所说的“礼仪”大多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上,纵观中国历史,即使是在唇枪舌剑的论战中,古人也同样讲究语言美,同样追求在人际功能层面上话语的可接受性。《礼记·少仪》说:“言语之美,穆穆皇皇。”穆穆者,敬之和;皇皇者,正而美。就是说,对人说话要和气,谈吐要文雅。

但是如果把视角放在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今天汉语礼貌语的内涵却又不完全等同于封建时代

表示尊卑的“敬语”“敬辞”，和民国时期表示等级的“敬语”“敬辞”的内涵也难以相提并论。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礼貌语的内涵是动态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变化的。比如封建时代的“龙体”“钦点”“末将”“觐见”、民国时期的“老爷”“太太”“局座”“处座”等所谓的“敬语”“敬辞”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基本上淡出了人们的日常语言生活，因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背景消亡了，没了社会背景，相应的观念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这或许也可以看做是时代进步了的一个表征。

然而，矫枉不可过正。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礼貌语还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上戾气弥漫，掌握话语权的造反派们不仅行为粗野，语言也粗俗，“红卫兵语言”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汉语礼貌语的生存环境。文革期间的语言粗俗不仅给原本优美、承载着唐诗宋词、以及元曲明小说的汉语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人们的工作、生活等，其影响到今天仍然随处可见。以批斗、谩骂、恐吓、诋毁为语言特征的“红卫兵语言”导致汉语的礼貌语出现了大幅度的退化与萎缩，礼貌语的退化，不仅降低了话语的可接受性，也伤害了中国人的心，伤害了汉语本身。

礼貌语是由“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等共同组合的一个有机体，它们互相关联，互为补充。能否恰如其分地使用礼貌语进行交际，不仅关系着信息传递效果的好坏，还关系着人们对于语言美的主观感受，并由此还会影响人际关系的融洽与否。礼貌语的使用状况和人的处事态度、受教育程度以及言者对自身在社会上的存在方式的自我评价、言者的自律程度息息相关，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素质、温文尔雅的人，其言辞也一定会婉转悦耳，其礼貌语词的使用频率一定会相对较高。而一个不谙使用礼貌语词的成年人，其话语就有可能会粗俗乏味。缺乏礼貌语词支撑的话语方式难以使人产生精神愉悦，其可接受性也必然会大打折扣。如果一个人所使用的话语方式不被接受的话，其工作、生活就可能会出现问題。试想一个腰缠万贯的人，如果在职场上不懂得使用礼貌语词，如果每天对身边的人施加语言暴力的话，其肯定是不大会得到真正的尊重的，得不到相应的尊重，建立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便会出现困难。而僵化的语言、粗俗的语言也难以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礼貌语、规范礼貌语、倡导礼貌语还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

语言不仅是传递思想、表达情感的工具，还是文化、历史、科技等精神财富的载体。语言离不开思维，思维离不开语言。我们知道，2000多年前的《论语》《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中的语言不仅为现代中国人提供了纵横捭阖的智慧，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今天汉语母语者的思维模式；以汉语为载体的唐诗宋词元曲等为我们呈现了大量优美的表述形式，它不仅是那个时代思想、情感的象征，也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认识世界、描写世界的具体展示。任何人，欲要灵活得体地展示自己的文雅别致、矜持低调，欲要恰如其分地建立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就离不开对礼貌语词的运用。但和普通陈述句不同的是，礼貌语词的使用需要适度地掌握分寸，是需要区别使用对象、区别使用场合的，这便是语言学、特别是社会语言学所倡导的得体性（appropriateness）原则。

语言交际的得体性不仅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礼貌语词运用不当，是因为对交际对象及语境（context）的实质内涵把握不准所致，因为礼貌语词的使用必须讲究分寸，是要根据对象、场合的不同而做不同选择的。语义三角（semantic triangle）模型认为，意义的本质是由语言形式、概念、所指（referent）构成的一种三角关系。对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使用“礼遇对方”的形式来进行表述？对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礼让对方”的形式来进行表述？“展示修养”的表达方式应该在什么样的场合、对什么样的人使用？这些除了要看交际双方的名位关系、亲疏关系、言者对自身的认识或评价以外，有时还会涉及到具体场景以外的第三方。也就是说，礼貌语词的选择离不开说话人对名位关系、亲疏关系、所处语境的认

知或预设 (presupposition), 与交际对象或议题中涉及到的人之间是亲是疏 (亲疏关系)? 是长是幼 (长幼关系)? 是尊是卑 (尊卑关系)? 是上级还是下级 (上下级关系)? 言者对自己的能力、地位、知识、信念、兴趣、情绪等的评价如何? 这些都是束缚礼貌语词使用的重要因素。

社会语言学所倡导的得体性也是外语学习者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必须遵守的一个重要环节。从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来看, 礼貌语词运用不当, 往往是因为对礼貌语词的形式、概念内涵、使用对象及所处的语境把握不准所致。因为掌握礼貌语词和掌握普通词汇不同, 掌握普通词汇时, 记住发音、写法、结构规则和句子类型之后大体上就不会犯语义用法上的错误。但是礼貌语词除了发音、写法和同现限制原则以外, 还牵扯到言者的自我评价以及交谈议题中所涉及到的各种名位关系、亲疏关系等, 言者要根据交际对象或议题中所涉及到的人与自己的名位关系、亲疏关系等随时随景地变换、选择不同的礼貌语词。可供汉语母语者随时随景地进行选择的礼貌语词大体上可以归纳为“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三大类, 也就是说相对于“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 礼貌语是一个更大的语义范畴。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 在使用礼貌语表达情感时, 如果对礼貌语的实质内涵理解不透、把握不准的话, 往往会破坏语言的得体性, 有时甚至会导致交际过程中的误解或冲突。

如此看来, 准确地理解或使用礼貌语不仅关系到汉语母语者话语交际的得体与否, 也是跨文化交际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从情态的角度来看, “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等话语方式所体现的是言者对人对事的一种态度, 不同的情态源自于言者对人对事的不同看法或态度, 不同的看法或态度决定了不同的交际风格, 不同的交际风格会展示出不同的指称意义 (referential meaning)。但是不管是“礼遇对方”“礼让对方”还是“展示修养”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 都是话语主体通过尽“礼数”的方式向对方展示敬意、以期实现和谐, 并以此增强话语可接受性的语言交际行为。

对礼貌语的认识除了交际风格以外, 还必须考虑闻者的认知能力, 即闻者对话语方式中所含信息的加工、提取能力。也就是说, 礼貌语的运用不仅涉及话语形式, 还涉及逻辑认知。在日常生活中, 对那些年长者及德高望重的人, 汉语母语者们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礼貌语词, 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当事人的态度—展示敬意。但是敬意的成立不是无条件的, 礼貌语词的运用随时都要受得体性的制约, 只有运用得当, 言者的诚意及言者的自律程度才能获得闻者的正确认知。如果把说话人向对方展示敬意的话语行为看作是语言变体 (variety) 的话, 这种变体具有多面性, 有时以尊敬推崇的形式出现, 有时以谦逊退让的形式出现, 有时还混合着委婉含蓄、文雅别致、矜持沉稳等。和礼貌语的使用一样, 礼貌语的认知能力中也涉及多个变项的交叉, 如社会地位、亲疏远近、性别、年龄、职业等, 这些也是制约礼貌语词得体性的重要因素。

在一般的交际环境里, 一个品德高尚、德才兼备、温文尔雅的人在运用语言时通常不会粗俗不堪。从言语行为理论 (speech act theory) 的角度来看, 基于“礼遇对方”这一意图的话语方式通常体现为言者对交际对象或话题中所涉及到的人物的尊敬与推崇, 其是否成立还要取决于闻者对话语方式的认知与认同; 而基于“礼让对方”这一意图的话语方式则通常体现为说话人的谦逊退让或自贬, 以此间接地抬升交际对象, 其成立与否也要取决于话语方式在闻者身上获得的认知效果, 即语效 (perlocutionary effects), 因为言者预想的效果和实际产生的效果并不会总是一致的。同样, 基于“展示修养”的话语意图通常体现为交际过程中的委婉含蓄、文雅别致、矜持不苟等。“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均属于有意识的交际行为, 这三种话语方式虽然是相对独立的, 但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 它们都是规避粗俗、追求和谐融洽的交际行为, 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语言表达形式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地域可以有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在拥有礼貌语体系这一点上，汉语和日语比较接近。日语中的所谓「敬語」(keigo)很发达，但是日语「敬語」(keigo)的具体内涵并不完全等同于汉语“敬语”的内涵。本文之所以使用“礼貌语”作为术语而不用和日语「敬語」(keigo)同形的“敬语”做术语，是因为在外延和内涵上日语中的「敬語」(keigo)要大于汉语母语者所认知的“敬语”。就语义范畴而言，日语中的「敬語」(keigo)大体上相当于本文所说的汉语礼貌语。

《说文解字》对“敬”的解释是“肃也。”东汉郑玄把《诗经》“夙夜敬止”中的“敬”注解为“敬，慎也。”唐代扬雄的《荀子注》是现今流传的有关《荀子》的最早注本，其对“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时。”中“敬”的注解是“敬，谓不敢慢也。”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一缘故，《辞海》(第六版)在解释“敬”字时，头条就是“戒慎，敬肃，不怠慢。”，但是在现代汉语中“敬”的“端肃”“不怠慢”的义项已经大大地弱化了，今天汉语母语者所认知的“敬”大体上等同于只含有抬升义的“尊敬”“尊重”等，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礼遇对方”。由此可以认为，汉语“敬语”的内涵只是礼貌语的一个下属分支，其表示的是相对于礼貌语的种概念。

就术语的内涵而言，日语中的「敬語」(keigo)的内涵概念大体上相当于本文所说的汉语“礼貌语”，两者所表示的都是属概念，其中都包含有若干个种概念。而汉语中的“敬语”的内涵比日语学术界中常用的「敬語」(keigo)要小得多，一般汉语母语者所认知的“敬”只是具体礼貌行为的一个子系统而已。日语学界中所说的「敬語」(keigo)不仅含有抬升对方的内涵，也含有谦虚退让、婉转文雅、矜持低调等语义内涵²⁾。或许是日本学界也认识到了「敬語」(keigo)这一术语不够严谨，所以日语学界还有「待遇表現」(taiguuhyougen)这一术语。日本语文学学会曾经对「待遇表現」(taiguuhyougen)的内涵做过如下的界定：

待遇表現とは、対人関係において、話し手（書き言葉においては書き手となるが、以下省略）が、話題となる人物、または聞き手（読み手）に対して、いかなる配慮をするかによって異なるさまざまな表現についての総称である。

敬語を中心に、人の「扱い」に関わる諸表現をより広く指す述語。

所谓“待遇表述”方式，是指在与他人进行语言互动的过程中言者（书面语中为书写人，以下省略）通过对交谈中所涉及到的人物或对闻者（读者）施与关怀而使用的各种表述方式的总称。

是以敬语为中心泛指如何对待人的各种表述方式。³⁾

对汉语“敬语”一词的词义解释，各种词典也不尽相同⁴⁾，有将其解释为“表示尊敬的”，也有将其解释为“表示恭敬的”。由此可见，虽然使用的汉字相同，但日语「敬語」(keigo)的实质内涵要远大于一般汉语母语者所认知的汉语“敬语”的实质内涵。如果照搬日语「敬語」(keigo)这一术语的话，汉语母语者会误以为“敬语”中只含有“推崇”“抬升”等内涵而不含有“退让”“自贬”“委婉”“文雅”“矜持”等内涵。其实从礼貌行为的角度看，“敬”“尊”和“恭”应该是两种不同范畴的礼貌行为方式，“敬”和“尊”含有推崇、抬升、重视当事人的内涵，而“恭”则含有自身退让、谦虚敬肃的内涵⁵⁾。

礼貌行为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比如，汉语中有“毕恭毕敬”的说法，这里的“恭”和“敬”表示的是两种方式不同、互为补充的礼貌行为。如果套用本文的界定方法的话，“恭”所表示的是“礼让

对方”，是一种通过贬低自己，以此间接地抬升对方的礼貌行为；“敬”所表示的是“礼遇对方”，是一种通过抬升当事人，直接向对方展示敬意的礼貌行为。这一见解还可以从古汉语中找出答案，《论语·子路》中有“居处恭，执事敬。”的语义用法；《论语·子张》中有“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语义用法。前一个句子中的“恭”可以做“戒慎”解，“敬”可以做“重视”解；后一个句子中的“尊”表示“推崇”。即使在当今，“尊敬”和“恭敬”也是有区别的，其中的“尊”“恭”的词素义仍然左右着其词义。

研究礼貌语是要澄清各种语词在一定的语境中使用时所体现出的增强话语可接受性的实质意义。礼貌语词的使用或不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虽然不属于语法现象，但又确实是研究语义和语用所无法回避的语言现象。在人际功能层面上，作为与特定语境和特定主题相对应的表述形式，礼貌语比普通语体更能够提高话语的可接受性。任何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汉语母语者都知道“喝茶”和“用茶”、“老鼻子了”和“很多”是有区别的，“喝茶”属于普通语体，而“用茶”则属于礼貌语体；“老鼻子了”是口语体，而“很多”是郑重体。由此我们应该承认，“喝茶”和“用茶”、“老鼻子了”和“很多”的实质区别不在语法层面上，两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语体（文体）的不同上，语体不同，表达的情感、态度自然也就不一样。涉及到语体，就必然要涉及到对符号的理解和使用、以及支配话语行为的规则等问题。

许多学习日语或研究日语的人认为，现代汉语中没有相当于日语「敬語」（keigo）的情态表达方式，其实不然，在今天的汉语中，和日语「敬語」（keigo）相似的情态表达方式（本文所说的礼貌语）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语义范畴，并且拥有相对稳定的体系性。在日常生活中，“您”“贵姓”“尊姓”“赐教”“光临”“高见”“笑纳”“久仰”“冒昧”“失敬”“失陪”“用茶”“内急”等的使用率依然很高，这些礼貌语词如果运用得当的话，不仅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尴尬，有时还可以增强话语的可接受性，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交际效果。但是如果运用不当的话，不仅达不到预期的交际效果，有时还会因词不达意而产生误会。

所谓礼貌语词，除了上述表示尊敬推崇的“您”“贵姓”“尊姓”“赐教”“光临”“高见”，表示谦逊退让的“久仰”“冒昧”“失敬”“失陪”等以外，相对于“厕所”的“洗手间”“卫生间”“化妆间”、相对于“过性生活”的“过夫妻生活”“同房”“房事”、相对于“强奸”的“性侵”“强行发生关系”、相对于“死”“死去”的“逝世”“长眠”“远行”“走了”“百年以后”“身后”、相对于“怀孕”的“有了”“有喜了”“要当妈妈了”等可以看做是表示委婉含蓄的语词。相对于“瞎子”“聋子”“傻子”的“失明”“失聪”“智障”、相对于“抓瞎”“没戏”的“不行”、相对于“遛弯儿”的“散步”、相对于“逗乐儿”的“开玩笑”等可以看做是表示文雅别致的语词。给别人送礼时的“小小的心意”“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招待别人时用的“略备薄酒”“吃点便饭”、受到称赞时用的“过奖了”“过誉了”“哪里哪里”“不敢当”等可以看做是表示矜持低调的语词。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展示修养”的下属分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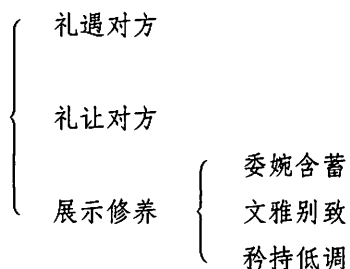
礼貌语重在一个“礼”字上，在汉语语言交际中，在语言的结构规则之外，合乎“礼”的话语方式也是大家必须遵守的准则或规范。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研究礼貌语不等同于研究修辞。研究修辞的目的是为了使语言表达生动、有力、准确、鲜明，从而提高表达效果，以期能更好地产生共鸣。而研究礼貌语的目的是为了研究语词的各种使用条件，是为了确保话语方式的得体性，是为语言交际的顺畅和谐服务的。而且研究礼貌语还涉及到语境中各个参与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就是一个话段（utterance）对闻者或当事人的行为、情感等产生的特定效果。汉语语言学界，研究修辞

的人很多，但是研究礼貌语的人却少之又少，这也是对礼貌语的研究空白点很多的原因之一。

语言中的词汇和语法规则是思维的结果，而对什么样的人使用什么样的礼貌语词通常也是基于言者对人际关系及语境判断的一种思维结果，这种人际关系也就是言者对自己与周围关系的认识或评价。言者和闻者以及当事人之间的名位关系、亲疏关系及言者对自身境况的认识或评价是左右话语方式的重要因素。话语方式主要体现在对语词、语体的选择上。但同时也要注意思维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思维是心理现象，语言是物质现象。各种礼貌语的表述方式正是对各种名位关系、亲疏关系及自身境况加以概括的思维或概念的物质形式。名位关系、亲疏关系及对自身境况的内心觉察或评价与交际过程中的“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属于标志与被标志的关系，二者之间不是必然的关系。

“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属于交际态度、交际手段范畴内的事情，而实现尊敬推崇、谦虚退让、委婉含蓄、文雅别致、矜持低调则可以看做是礼貌语所要达成的交际目的。具体地说就是，“礼遇对方”这一交际态度所要完成的命题是通过尊敬推崇直接表达敬意；“礼让对方”这一交际态度所呈现的是“谦逊退让”，但其所要完成的实质命题是间接地表达敬意；“展示修养”这一交际态度所要实现的命题是“委婉含蓄”“文雅别致”和“矜持低调”等。基于上述的具体考察，本文把“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看作是礼貌语的三个子系统，而委婉含蓄、文雅别致、矜持低调等可以归并到“展示修养”这一相对更大的情态范畴当中。汉语礼貌语的体系如下图所示。

图 1



礼貌语不仅是由若干个互相关联的话语方式组合而成的体系，也是一种交际上的策略，因此，礼貌语研究应该是汉语语言研究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及跨文化语言交际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既往研究对汉语礼貌语这一范畴内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仍缺乏由点及面的视角，所以离从宏观上建立汉语礼貌语的描述系统仍有一定的距离。汉语礼貌语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内在规律的表达体系。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说粗话，戒忌脏话相对比较容易做到，但是为了增强话语的可接受性，因时因人地保持尊敬推崇、谦虚退让、委婉含蓄、文雅别致、矜持低调的话语方式却并非易事，这是一个需要逐渐提高的过程。

4 结语

本文从语义学、社会语言学及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对汉语礼貌语的系统进行了梳理，这种研究对跨文化交际、第二语言习得与教学及汉语语言研究有所裨益。汉语礼貌语是多彩多姿的，各个子系统是相对独立又互为补充的关系。礼貌语词的使用，除了要区分“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这三种情态以外，还要遵循名位关系、亲疏关系、言者对自身的认识或评价等原则，情态源自于言者

对人或事物的看法，而名位关系、亲疏远近等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现象。

“礼遇对方”“礼让对方”中的“对方”既可以是交际过程中面对面的闻者，也可以是话题中所涉及到的第三方。具体地说就是，“礼遇对方”的礼貌语词一般只能用来表示抬升和闻者有关的事物以及抬升和闻者关系亲密的当事人有关的事物，是一种直接展示敬意的话语方式；“礼让对方”一般只能用来表示拉低和言者自身有关的事物以及拉低和言者关系亲密的当事人有关的事物，是一种间接展示敬意的话语方式。“展示修养”既不抬升也不拉低，是言者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或所在的社会集团自我认识的一种外在反映，也是言者自律程度、自身待人处事态度的一种外露。在礼貌语这一大的框架之内，“礼遇对方”“礼让对方”“展示修养”这三个子系统各自分担着不同的礼貌语义，这三种话语方式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其所追求的交际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话语的可接受性。

注

- 1) 张浩(2018)所说的汉语“绝对敬语”主要是指古代帝王专用的“圣上”“圣旨”“登基”“退位”“驾崩”等，这些词在当今社会中已经基本被弃用，所以不在本文的研究范畴之内。
- 2) 2007年日本文化审议会把日语中的「敬語」细分成「尊敬語」(尊敬语)「謙讓語」(谦让语)「丁寧語」(郑重语)「丁寧語」(客气语)「美化語」(美化语)五种，「丁寧語」又被称作「謙讓語Ⅱ」。在笔者看来，「丁寧語」(郑重语)「丁寧語」(客气语)「美化語」(美化语)都属于委婉含蓄、文雅别致、矜持不苟范畴内的表达方式。
- 3) 详见日本語文法学会編『日本語文法事典』(2014) pp379-386。汉语译文是笔者加的。
- 4) 《辞海》(第六版)中没有“敬语”这一词项，对“敬词”的解释是“‘谦词’的对称”；《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有“敬语”这一词项，其解释为“语言中表示尊敬的成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三版)亦有“敬语”词项，其解释只有“敬词”二字，对“敬词”的解释是“用来表示恭敬的词语”。《辞海》(第六版)的解释符合事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 5) “尊”有奉仰之意，礼貌用语中的“尊”含有“抬升对方”的语义内涵，这一内涵可以从“尊府”“尊驾”“尊崇”“尊重”等词中看出。而“恭”有敬慎之意，礼貌用语中的“恭”含有“退让”“自贬”的语义内涵，这一内涵可以从“恭请”“恭候”“恭顺”“恭谦”等词中看出。一个表示“抬升”一个表示“贬低”，由此可以看出作为礼貌用语的“尊敬”和“恭敬”构成了相互排斥、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

参考文献

- 彭国曜(2000)『近代中国語の敬語システム』白帝社
- 陈原(2000)《社会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 陈汝东(2000)《对外汉语修辞学》广西教育出版社
- 钱冠连(2002)《汉语文化语用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 胡明杨(2004)《汉语礼仪用语及其文化内涵》上海辞书出版社
- 陆俭明(2005)《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主体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高顺全(2005)《对外汉语教学探新》北京大学出版社
- 滝浦真人(2005)『日本の敬語論—ポライトネス理論からの再検討』大修館書店
- 苏新春(2006)《文化语言学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国立国語研究所(2006)『言語行動における「配慮」の諸相』くろしお出版
- 蹇照芹(2008)〈汉语敬语中的称谓语〉《现代汉语》2008年03期, pp.7-11
- 洪成玉(2010)《谦词敬词婉词词典》商务印书馆
- 辞海编辑委员会(2010)《辞海》(第六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 三宅和子(2011)『日本語の対人関係把握と配慮言語行動』ひつじ書房
- 蒲谷宏(2013)『待遇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論』大修館書店
- 曾小燕(2013)〈浅析汉语敬语的界定〉《现代语文》2013年05期, pp.118-122
- 王衍军(2014)《汉语文化词汇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 黄红娟(2014)《汉语词汇负面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行健主编 (2014)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日本語文法学会編 (2014) 『日本語文法事典』大修館書店
- 郑娟曼 (2015) 《现代汉语习语性贬抑义构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西尾純二 (2015) 『マイナスの待遇表現行動』くろしお出版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 商务印书馆
- 张浩 (2018) 《绝对敬语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 战庆胜 (2019) 《汉语礼貌用语刍议》『国際文化学部論集』第20巻第3号, 鹿児島国際大学国際文化学部